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測蜚語中詞臣 隱恨難平違心驅俊僕

卻說鳳孫忽聽稚燕一路喊將進來，只說他放了上海道，一時心慌，倒說不出話來，呆呆地半晌方道：「你別大驚小怪地嚇我，說正經，連公公那裡端的怎樣？」稚燕道：「誰嚇你？你不信，看這個！」說著，就懷裡掏出個黃面泥板的小本兒。鳳孫見是京報，接來只一揭，第一行就寫著「蘇、松、太兵奮道著章誼補授。」鳳孫還是自己眼花，忙把大號墨晶鏡往鼻梁上一推，揉一揉眼皮，湊著紙細認，果然仍是「蘇、松、太兵備道著章誼補授。」一個字。心中一喜，不免頌了一聲佛號，正要向那玉琢觀音頂禮一番，卻恍恍惚惚就不見了稚燕。擡起頭來，卻只見左右兩旁站著六七个紅纓青褂、短靴長帶的家人，一個托著頂帽，一個捧著翎盒，提著朝珠的，抱著護書的，有替他披褂的，有代他束帶的，有一個豁琅琅的搖著靜鞭，有一個就向上請了個安，報道：「外面伺候已齊，請爵爺立刻上任！」真個是前呼後擁，呵■喝六，把個蒙懂小爵爺七手八腳地送出門來。只見門外齊臻臻地排列著紅呢傘、金字牌、旗纛轎馬，一隊一隊長蛇似地立在當街，只等鳳孫掀簾進轎。只聽如雷價一聲呵殿，那一溜排衙，頓時蜿蜒蜿蜒地向前走動。走去的道兒，也辨不清是東是西，只覺得先走的倒都是平如砥、直如繩的通衢廣陌，一片太陽光照著馬蹄蹴起的香塵，一閃一閃地發出金光。誰知後來忽然轉了一個彎，就走進了一條羊腸小徑。又走了一程，益發不象，索性只容得一人一騎慢慢地捱上去了，而且曲曲折折，高高低低，一邊是惡木凶林，一邊是危崖亂石。鳳孫見了這些凶險景象，心中疑惑，暗付道：「我如今到底往哪裡去呢？記得出門時有人請我上任，怎麼倒走到這荒山野徑來呢？」原來此時鳳孫早覺得自己身體不在轎中，就是剛纔所見的儀仗從人，一霎時也都隨著荒煙蔓草，消滅得無影無蹤，連放上海道的事情也都忘了一半。獨自一個在這七高八低的小路上，一腳絆一腳地望前走去。正走間，忽然眼前一黑，一陣寒風拂上面來，疾忙擡頭一看，只見一座鬱鬱蒼蒼的高岡橫在面前。鳳孫暗喜道：「好了，如今找著了正路了！」正想尋個上去的路徑，纔想走近前來，卻見那岡子前面蹲著一對巨大的獅子，張了磨牙吮血的大口，睜了奔霆掣電的雙瞳，豎起長鬣，舒開鐵爪，只待吃人。在雲煙縹緲中也看不清是真是假。再望進去，隱隱約約顯出畫棟雕梁，長廊石舫，丹樓映日，香閣排雲；山徑中還時見白鶴文鹿，彩鳳金牛，游行自在。但氣象雖然莊嚴，總帶些陰森肅殺的樣子，好象幾百年前的古堡。恐怕冒昧進去，倒要碰著些吃人的虎豹豺狼、迷人的山精木怪，反為不美。鳳孫躊躇了一回，忽聽各郎各郎一陣馬官鈴聲，從自己路上飛來，就見一匹跳澗爬山的駿馬，馱著個揚翎蓋頂的貴官，挺著腰，仰著臉兒，得意洋洋地只顧往前竄。鳳孫看著那貴官的面貌好象在那裡見過的，不等他近前，連忙迎上去，攔著馬頭施禮道：「老兄想也是上岡去的？兄弟正為摸不著頭路不敢上去。如今老兄來了，是極好了，總求您攜帶攜帶。」那貴官聽了，哈哈地笑道：「你要上那岡子麼？你莫非是瘋子吧！那道兒誰不知道？如今是走不得了了！你要走道兒，還是跟著我上東邊兒去。」說著話，就把鞭兒向東一指。鳳孫忙依著他鞭的去向只一望，果然顯出一條不廣不狹的小徑，看那裡邊倒是暖日融融，香塵細細，夾岸桃花，爛如雲錦，那徑口卻有一棵天矯不群的海楠，卓立在萬木之上。下面一層層排列著七八棵大樹，大約是檀槐楊柳、靈杏棠杞等類，無不蟠幹梢雲，濃陰垂蓋，的是一條好路，倒把鳳孫看得呆了。正想細問情由，不道那貴官就匆匆地向著鳳孫拱了拱手道：「兄弟先偏了！」說罷，提起馬頭，四蹄翻盪地走進那東路去了。鳳孫這一急非同小可，拔起腳要追，忽聽一陣悠悠揚揚的歌聲，從西邊一條道兒上梨花林吹來，歌道：

東邊一條路，西邊一條路；西邊梨花東邊桃，白的雲來追的兩，紅白爭嬌，雨落雲飄，東海龍女，偷了半年桃，西池王母，怒挖明珠苗；造化小兒折了腰，君欲東行，休行，我道不如西邊兒平！

鳳孫尋著歌聲，回身西望，纔看見徑對著東路那一條道兒上，處處夾著梨樹，開的花如雲如雪，一白無際，把天上地下罩得密密層層，風也不通。鳳孫正在忖量，那歌聲倒越唱越近了，就見有八九個野童兒，頭戴遮日帽，身穿背心衣，腳踏無底靴，面上烏墨塗得黑一搭白一搭，一面拍著手，一頭唱著歌，穿出梨花林來，一見鳳孫，齊連連招手道：「來，來，快上西邊兒來！」鳳孫被這些童兒一唱一招，心裡倒沒了主意，立在那可東可西的高岡面前，東一張，西一張，發狠道：「照這樣兒，不如回去吧！」一語未了，不提防西邊樹林裡，陡起一陣撼天震地的狂風，飛沙走石，直向東邊路上刮刺刺地卷去。一會價，就日淡雲淒，神號鬼哭起來。遠遠望去，那先去的騎馬官兒，早被風刮得帽飛靴落，人仰馬翻；萬樹桃花，也吹得七零八落。連路口七八株大樹，用盡了撐霆喝月的力量，終不敵排山倒海的神威，只抵抗了三分鐘工夫，唏哩■喇倒斷了六株。連那海楠和幾株可稱梁棟之材的都連根帶土，飛入雲霄，不知飄到哪裡去了。這當兒，只聽那梨花林邊，一個大孩子領了八九個狂童，歡呼雷動，搖頭頓足地喊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倒了！倒了！」誰知這些童兒不喊猶可，這一喊，頓時把幾個烏嘴油臉的小孩，變了一群青面獠牙的妖怪，有的搖著驅山鐸，有的拿著迷魂幡，背了驢山老母的劍，佩了九天玄女的符，踏了哪吒太子的風火輪，使了齊天大聖的金箍棒，張著嘴，瞪著眼，耀武揚威，如潮似海地直向鳳孫身邊撲來。鳳孫這一嚇，直嚇得魂魄飛散，屁滾流滾，不覺狂叫一聲：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」

正危急間，忽聽面前有人喊道：「鳳孫休慌，我在這裡。」鳳孫迷離中擡頭一看，彷彿立在面前是一個渾身白衣的老婦人，心裡只當是觀音顯聖來救他的，忙又叫道：「菩薩救命呀！」只聽那人笑道：「什麼菩薩？菩薩坐在桌兒上呢！」鳳孫被這話一提，心裡倒清爽了一半，重又定眼細認了一認，呸！哪裡是南海白衣觀世音，倒是個北京紉袴莊稚燕，嘻著嘴立在他面前。看看自己身體還坐在佛桌旁的一張大椅上，爐裡供的藏香只燒了一寸，高岡飛了，梨花林、桃花徑迷了，童兒妖怪滅了，窗外半鉤斜月，床前一粒殘燈，靜悄悄一些風聲也沒有，方曉得剛纔鬧轟轟的倒是一場大夢。想起剛纔自己狼狽的神情，對著稚燕倒有些惶愧，把白日托他到連公公那裡謀幹的事倒忘懷了，只顧有要沒緊地道：「你在哪兒樂？這早晚纔回來！」稚燕道：「阿呀呀，這個人可瘋了！人家為你的事，腳不著地跑了一整夜，你倒還樂呀樂呀地挖苦人！」鳳孫聽了這話，纔把番菜館裡遞給他匯票、托他到連公公那裡討准信的一總事都想起來，不覺心裡勃的一跳，忙問道：「事情辦妥了沒有？」稚燕笑道：「好風涼話兒！天下哪兒有這麼容易的事兒！我從番菜館裡出來，曾敬華那裡這麼熱鬧的窩兒，我也不敢踹，一口氣跑上連公公家裡，只道約會的事不會脫卯兒的，誰知道還是撲了一個空。老等了半天，不見回來，問著他們，敢情為了預備老佛爺萬壽的事情，內務府請了去商量，說不定多早纔回家呢。我想橫豎事兒早說妥了，只要這邊兒交出去，自然那邊兒送上來，不怕他有紅孩兒來搶了唐僧人參果去，你說對不對？」鳳孫一聽「紅孩兒」三個字，不覺把夢中境界直提起來，一面順口說道：「這麼說，那匯票你仍舊帶回來了？」一面呆呆地只管想那夢兒，從那一群小孩變了妖怪、撲上身來想起，直想到自己放了上海道、稚燕踢門狂喊，看看稚燕此時的形狀宛然夢裡，忽然暗暗吃驚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上了小人的當了！照夢詳來，小孩者，小人也，變了妖怪撲上身來，明明說這班小人在那裡變著法兒的捉弄我。小徑者，小路也，已經有人比我走在頭裡，我是沒路可走的了。若然硬要走，必然惹起風波。」想到這裡，猛地又想起夢醒時候，看見一個白衣老婦，不覺恍然大悟道：「這是我一向虔誠供奉了觀音，今日特地來托夢點醒我的。罷了！罷了！上海道我決計不要了，倒是■二萬的一張匯票，總要想法兒騙到手纔好。」想了一想，就接著說道：「既然你帶回來，很好，那票兒本來差著，你給我改正了再拿去。」稚燕愕然道：「哪兒的事？數目對了就行了。」鳳孫道：「你不用管，你拿出來，看我改正，你就知道了。」稚燕似信不信的，本不願意掏出來，到底礙著鳳孫是物主兒，不好■分拚著不放，只得慢慢地從靴頁裡抽出，挪到燈邊遠遠地一照道：「沒有錯呀！」一語未了，不防被鳳孫劈手奪去，就往自己衣袋裡一塞。稚燕倒吃了個驚道：「這怎麼說？咦，改也不改，索性收起來了！」鳳孫笑道：「不瞞稚兄說，票子是沒有錯，倒是兄弟的主意打錯了。如今想過來，不幹這事了。稚兄高興，倒是稚兄去頂替了吧！兄弟是情願留著這宗銀子，去孝敬韓家潭口袋底的哥兒姐兒的了。」稚燕跳起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這話到底是真話是夢話？你要想想，這上海道的缺，是不容易謀的！連公公的路，是不容易走的！我給你鬧神鬧鬼，跑了半個多月，這纔摸著點邊兒。你倒好意思，輕輕鬆鬆說不要了。我可沒臉去回復人家。你倒把不要的道理說給我聽聽！」鳳孫仍笑嘻

嘻地道：「回復不回復，橫豎沒有我的事，我是打定主意不要的了。」那當兒，一個是斬釘截鐵地咬定不要了，一個是面紅頸赤地死問他為何不要呢；一個笑眯眯只管賴皮，一個急叫作無非撒潑。正鬧得沒得開交，忽聽砰的一聲，房門開處，走進一個家人，手裡拿著一封電報，走到鳳孫身旁道：「這是南邊發來給章大人的。」說著，伸手遞給鳳孫，就回身走了。鳳孫忙接來一望，知道是從杭州家裡打來的，就吃了一嚇，拆開看了看，不覺說聲「僥倖」，就手遞給稚燕道：「如今不用爭吵了，我丁了艱了！」稚燕看著，方曉得鳳孫的繼母病故，一封報喪的電報。到此地位，也沒得說了，把剛纔的一團怒火霎時消滅，倒只好敷衍了幾句安慰的套話，問他幾時動身。鳳孫道：「這裡的事情料理清楚，也得六七天。」當時彼此沒興，各自安歇去了。從此鳳孫每日忙忙碌碌，預備回南的事。到了第五日，就看見京報上果然上海道放了魚邦禮，外面就沸沸揚揚議論起來。有的說姓魚的托了後門估衣鋪，走王府的門路的；有的說姓魚的認得了皇妃的親戚，在皇上御前保舉的。鳳孫聽了這些話，倒也如風過耳，毫不在意，只管把自己的事盡著趕辦。又歇了一兩天，就偃旗息鼓地回南奔喪去了。

單說稚燕替鳳孫白忙了半個多月，得了這個結果，大為掃興。他本願意想做魚陽伯的引線的，後來看看魚陽伯的門第、資財、氣概都不如章鳳孫，所以倒過頭來，就攔起陽伯，全力注在鳳孫身上。誰知如今陽伯果真得了上海道，自己的好窩兒反給估衣鋪裡的郭掌櫃佔了去，你想他心裡怎麼不又悔又恨呢！連公公那裡又不敢去回復，只好私下告訴他父親轉說，還求他想個法兒出出這口惡氣。一日清早，稚燕還沒起來，家人來回：「老爺上頭下來，有事請老爺即刻就去。」稚燕慌忙披衣出房，不及梳洗，一徑奔到小燕平常退朝坐起的一間書房內，掀簾進去，滿屋靜悄悄的，只見兩三個人垂手侍立。小燕正在那裡低著頭寫一封書信，看見稚燕走來，一擡眼道：「你且坐著，讓我把高麗商務總辦方安堂的一封要緊信寫了再說。」稚燕只得在旁坐了，偷看那封信上寫的，全是高麗東學黨謀亂的事情。原來那東學黨是高麗國的守舊黨，向來專與開化黨為仇，他的黨魁叫崔時亨，自號緯大夫的，忽然現在在全羅道的古阜地方起事，有眾五六萬，首蒙白巾，手執黃旗，倡言要驅逐倭夷，掃除權貴。高麗君臣惶急萬狀，要借中國護商的靖遠兵船前去助剿。那時駐紮高麗的商務總辦，就是方安堂官印叫代勝的，不敢擅主，發電到總理衙門請示。小燕昨日已經會商王大臣，發了許借的回電，現在所寫的，不過要他留心觀察，隨時稟報罷了。稚燕看著信，隨口道：「原來高麗反起了亂事了！」小燕道：「這回比甲申年金玉均、洪英植的亂事更要厲害，恐怕要求中朝發兵赴援哩！」說著，那信已寫好，擱在一邊，笑嘻嘻道：「叫你不多為別的，你知道今天上頭出了一件奇事嗎？魚邦禮革職了，倒連累金貴妃、寶貴妃都革了妃號，降做貴人。寶貴妃還脫衣受了七口廷杖。兩妃的哥哥致敏，貶謫到邊遠地方，老佛爺怒的不得了。聽說還牽涉到閹頭高太史，只為他是兩妃的師傅。幸虧他聞風遠避，總算免了。」稚燕半驚半喜地道：「爹爹知道這事怎麼作的呢？」小燕道：「我也摸不清。不知道老佛爺聽了誰的話，忽然從園裡回來，一徑就到皇妃宮中，拿出一個小拜匣，裡頭都是些沒有的字紙，不知道老佛爺為什麼就天威不測起來，只說金、寶兩貴妃近來習尚浮華，屢有乞請，所以立刻下了這道嚴旨。」稚燕立起來仰著頭道：「原來也有今日！論理這會兒事情鬧得也太不像了，總得這位老聖人出來整頓整頓！」說著話，一擡頭忽見一個眉清目秀、初交二□歲的俊童，站在他父親身旁，穿著娃兒臉萬字縐紗袍，罩著美人蕉團花絨馬褂，額上根青，鬢邊髮黑，差不多的相公還比不上他嬌艷，心想我家從沒有過這樣俊俏童兒，忽然想起來道「呀，這是金雯青那裡的阿福，怎麼到了我家來呢！」稚燕正在上下打量，早被小燕看見，因笑道：「這是雯青那裡面有名的人兒，你從前給他同路進京，大概總認得吧！如今他在雯青那裡歇了出來，還沒投著主兒呢！求我賞飯，我可用不著，只好留著等機會薦出去吧！」小燕一面說，一面阿福紅著臉，就走到稚燕跟前請了一個安。小燕忽然向稚燕道：「不差，你給我上金雯青那裡去走一趟吧！這幾天聽說他病又重了，我也沒工夫去看他，你替我去走走，禮到就得了。」當時稚燕答應下來，自去預備出門。按下慢表。

如今先要把阿福如何歇出、雯青如何病重的細情敘述一番，免得讀書的說我拋荒本題。原來雯青那日，看張夫人出房後，就叫小丫頭把帳子放了，自把被窩蒙了頭，只管裝睡，並不瞅睬彩雲。彩雲見雯青顏色不好，也不敢上來兜搭，自在外房呆呆地坐著嗑瓜子兒。房裡冷清清的無事可說，我卻先要說張夫人那日在房時，聽了雯青的口氣，看了彩雲的神情，早就把那事兒瞧破了幾分。後來回到自己房中，不消說有那班獻殷勤的婆兒姐兒，半真半假的傳說，張夫人心裡更明白了。料想雯青這回必然要揚鑼搗鼓地大鬧，所以張夫人身雖在這邊，心卻在那邊，常常聽候消息。誰知道直候到二更以後，雯青那邊總是寂無人聲，張夫人倒詫異起來，暗道：「難道就這麼罷了不成？」忽一念轉到雯青新病初愈，感了氣，不要有什麼反復嗎？想到這裡，倒不放心起來。那時更深人靜，萬籟無聲，房裡也空空洞洞的，老媽兒都去歇息了，小丫頭都躲在燈背黑影裡去打盹兒。張夫人只得獨自個躡手躡腳，穿過外套房，來到堂屋。各處燈都滅了，黑魃魃的好不怕人！張夫人正有些膽怯，想縮回來，卻望見雯青那邊廂房裡一點燈光，窗簾上映出三四個長長短短的人影。接著一陣噉噉噉的講話聲音，知道那邊老媽丫頭還沒睡哩。張夫人趁勢三腳兩步跨進雯青外房，徑到房門口。正要揭起軟簾，忽聽雯青床上悉悉索索地響，響過處，就聽雯青低低兒地叫了「彩雲、彩雲」兩聲。並沒人答應。張夫人付道：「且慢，他們要說話了，我且站著聽一聽。」這當兒，張夫人靠在門框上，從簾縫裡張進去，只見靠床一張鴛鴦戲水的鏡臺上，擺著一盞二龍搶珠的洋燈，罩著個碧玻璃的燈罩兒，發出光來，映得粉壁錦帷，都變了綠沉沉地。那時見雯青一手慢慢地鉤起一角帳兒，伸出頭來，臉上似笑不笑的映著靠西壁一張如意軟雲榻，只管發愣。張夫人連忙隨著雯青的眼光看去，原來彩雲正卸了晚妝，和衣睡著在那裡，身上穿著件同心珠扣水紅小緊身兒，單束著一條合歡粉荷灑花褲，一搦柳腰，兩鉤蓮瓣，頭上枕著湖綠卍紋小洋枕，一挽半散不散的青絲，斜拖枕畔，一手托著香腮，一手掩著酥胸，眉兒蹙著，眼兒閉著，頰上酒窩兒還盪著點淚痕，真有說不出、畫不像的一種妖艷，連張夫人見了心裡也不覺動了一動。忽聽雯青嘆了口氣，微微地拍著床道：「唔，哪世裡的冤家！我拼著做……」說到這裡住了，頓了頓道：「我死也不捨她的呀！」說話時，雯青就掙身坐起，喘吁吁披上衣服、套上襪兒，好容易把腿挪下床沿，蹣跚著鞋兒，搖搖擺擺地直見到那榻兒上，捱著彩雲身體倒下，好一會，顫聲推著彩雲道：「你到底怎麼樣呢？你知道我的心為你使碎了！你只管裝睡，給誰嘔氣呢？」

原來彩雲本未睡著，只為雯青不理她，摸不透雯青是何主意，自己懷著鬼胎，只好裝睡。後來聽見雯青幾句情急話，又力疾起來反湊她，不免心腸一軟，覺得自己行為太對不住他，一陣心酸，趁著此時雯青一推，就把雙手捧了臉，鑽到雯青腋下，一言不發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了。雯青道：「這算什麼呢？這件事你到底叫我怎麼樣辦呢？有這會兒哭的工夫，剛纔為什麼拿那些沒天理的話來頂撞我呢！」說著，也垂下淚來。彩雲聽了，益發把頭貼緊在雯青懷裡，哽噎著道：「我只當你從此再不近我身的了。我也拼著把你一天到晚千憐萬惜的身兒，由你去割也罷，勒也罷，你就弄死我，我也不敢怨你。我只怨著我死了，再沒一個知心著意的人服伺你了！我只恨我一時糊塗，上了人家的當，只當嬉皮賴臉一會兒不要緊，誰知倒害了你一生一世受苦了！這會兒後悔也來不及了！」雯青曉定彩雲，緊緊地拉了她手，一手不知不覺地替她拭淚道：「你真後悔了麼？你要真悔，我就不恨你了。誰沒有一時的過失？我倒恨我自己用了這種沒良心的人來害你了。這會兒沒有別的，好在這事只有你知我知，過幾天兒借著一件事，把那個人打發了就完了。可是你心裡要明白，你負了我，我還是這麼嘔心挖膽地愛你，往後你也該體諒我一點兒了！」彩雲聽了這些話，索性撒嬌起來，一條粉臂鉤住雯青的脖子，仰著臉，三分像哭、二分像笑地道：「我的爺，你算白疼了我了！你還不知道你那人的脾氣兒，從小只愛玩兒。這會兒悶在家裡，自個兒也保不定一時高興，給人家說著笑著，又該叫你犯疑了！我想倒不如死了，好叫你放心。」雯青道：「死呀活的做什麼，在家膩煩了，聽戲也罷、逛廟也罷，我不來管你就是了。」雯青說了這話，忽然牙兒作對地打了幾個寒噤。彩雲道：「你怎麼了？你瞧！我一不管，你就著了涼了。本來天氣怪冷的，你怎麼皮袍兒也不披一件就下床來呢！」雯青笑道：「就是怕冷，今兒個你肯給我先暖一暖被窩兒嗎？」說時，又湊到彩雲耳邊，低低地不知講些什麼。只見彩雲笑了笑，一面連連搖著頭坐起來，一面挽上頭髮道：「算了吧，你別作死了！」那當兒，張夫人看了彩雲一派狂樣兒，雯青一味沒氣性，倒憋了一肚子的沒好氣，不耐煩再聽那間壁戲了，只得邁步回房，自去安歇。晚景無話。

從此一連三日，雯青病已漸愈，每日起來只在房中與彩雲說說笑笑，倒無一毫別的動靜。直到第四天早上，張夫人還沒起來，

就聽見雯青出了房門，到外書房會客去了。等到張夫人起來，正在外套房靠著窗朝外梳妝，忽見一個小丫頭慌慌張張、飛也似地在院子裡跑進來。張夫人喝住道：「大驚小怪做什麼！」那小丫頭道：「老爺在外書房發脾氣哩，連阿福哥都打了嘴巴趕出去了。」張夫人道：「知道為什麼呢？」小丫頭道：「聽說阿福拿一個西瓜水的料煙壺兒遞給老爺，不知怎麼的，說老爺沒接好，掉在地上打破了。阿福只道老爺還是往常的好性兒，正彎了腰低頭拾了那碎片兒，嘴裡倒咕嚕道：『怪可惜的一個好壺兒。』這話未了，不防拍的一響，臉上早著了一個嘴巴。阿福吃一嚇，擡起頭來，又是一下。這纔看見老爺抖索索地指著他罵道：『沒良心的忘八羔！白養活你這麼大。不想我心愛的東西，都送在你手裡。我再留你，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東西了！』阿福吃了打，倒還嘴強說：『老爺自不防備，砸了倒怪我！』老爺越發拍桌的動怒，立刻要送坊辦，還是金升伯伯求下來。這會兒卷鋪蓋去了。」張夫人聽了，情知是那事兒發作了，倒淡淡地道：「走了就完了，嚷什麼的！」只管梳洗，也不去管他。一時間，就聽雯青出門拜客去了。正是：

宦海波濤蹲百怪，情天雲雨證三生。

不知雯青趕去阿福，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